

欠条答应慢慢的还。

我又抓住给我补发工资的机会讲真相，过去很多人看到我修来修去连饭也没吃的，感到害怕，怕修炼法轮大法丢饭碗，连我的孩子也误解我炼功不要工资。我要回工资后，堂堂正正的去给许多同事和亲戚讲真相，他们认为我要回了工资简直是奇迹！因此也能静下心来听真相，从中了解到大法的正及恶党的邪，许多人纷纷退出了邪党组织。我深切的感受到这是师尊的慈悲呵护，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在做，是大法在做，而我只不过是按法的要求去实践而已。

师父在《去人心》中说：“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的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一定要重视学法，认真学法。”我知道学法的重要，在劳教所、看守所，我抓紧一切空余时间不停的背法，我的心总不离开师父，离不开大法。回来后我参照同修背法的经验，也背了三遍《转法轮》，现在正在背第四遍。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八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一)

把生命溶于法中 让自己在证实法中升华（上）	2
把生命溶于法中 让自己在证实法中升华（下）	10
利用自身的条件圆容法救度众生	17
站正基点，以营救同修为契机救度更多有缘人	27
在特殊的环境中讲真相	30

把生命溶于法中 让自己在证实法中升华（上）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弟子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合十问好！向同修们问好！

八年的正法修炼中，所经历的一切，令我们感慨万千；尤其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在人与神的选择面前，值的庆幸的是，自己选择了走在神的路上，跟随师尊毫不动摇的走到了今天。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象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在风风雨雨中无不体会到，是师尊的洪大慈悲和无微不至的呵护，使自己一步步在大法中成长着、成熟着。此时把这些年来自己所经历的、见证的师恩浩荡和大法的神圣、神奇整理出来，记载下师尊正法和大法弟子证实法这段悲壮历史的一些片断，不负师尊赋予弟子的使命。

（一）

二零零一年的初夏，我参与了当地资料点工作。这些年来，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实践中，我真真切切的体会到：没有师尊的悉心呵护，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啊。

我去资料点不长时间，资料点另外两个同修一个被非法劳教，一个被绑架到洗脑班。资料点工作就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二零零一年我们这里还没有上网点，只能从外地传来一些资料，我们再复印。再后来，周边地区的资料点相继遭到破坏，我们也就很少得到资料了，很长时间都是印制同一种资料。同修都觉的真相资料过于单调和匮乏，常有同修要求印些新的资料。这时我经常考虑怎样建立上网点，上哪去找懂技术的同修。为了解决真相资料单调、匮乏的问题，我们商量了一下，先买了一台电脑，一是暂时自己编写一些真相资料，二是以后准备上网用。

刚买来电脑不到一星期，参与买电脑的一个同修在家中遭邪恶绑架，不长时间负责接送资料的一位同修也遭邪恶绑架。面对邪恶疯狂的迫害和当时恶劣的环境，我必须理智、坚定的走下去。我在心中对自己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走出来做证实法的事，那就要放下一切，就要走到底。虽然我还没有经验，但是我知道有师尊呵护，无论多难，也要闯出一条路来。

我经常想，越是邪恶疯狂的时候，大法弟子越要连成一片，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后来我和甲同修去周边地区联系上了一些乡下同修。经过切磋，我们见这些乡下同修的状态非常好，在邪恶的迫害中他们没有动摇，可是当时他们什么东西也得不到了，当初给他们传送资料的一个外县同修遭绑架了，他们附近两个县

‘转化’，这是什么法律呀？这不是耍流氓是在干什么？这不是这个党指挥干的又是什么？如果你看到这真实的一切，我想你也会退出这个党。”

听完后他对我们很客气，并说一定要去过问这个事情，叫我写出详细材料来，看后再说。这时我看他愿意处理这个问题就打算走，回去写材料，这时同修提示我，我们应该继续讲，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我觉的她说的有理。接着我们再找管法轮功的局长、教育处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讲真相。教育处的官员听后，触动了他的良知善念，他认为劳教所这样干是不应该的，叫我写材料反映，并说现在你在外面，也没有谁敢随便动你。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省司法厅讲真相，去了监所联络科、监察室、财会室、律师管理处等几个地方讲了真相。当时监察室和联络科答应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并叫我写出详细材料。有的人还嘱咐我们一个人写还不够，可以多邀一些人写，这样情况反映的更全面一些。在省劳教局和司法厅，我都把写好的传单发给他们。

从司法厅回来后，我就着手写控告材料，我把该劳教所对我两年多的迫害写成控告信，寄给了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以至省市各级有关部门，一共二十二个单位。同时我也知道有很多受迫害的同修也写出了类似的控告信，揭露、曝光这罪恶的劳教所，解体它。我不执著最后的结果如何，我只是想，不停的揭露它们的迫害，包括对其他同修的迫害，不断的告诉他们真相的目地就是在制止迫害，救度众生。

四．写“要工资”的信，向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讲真相

从二零零零年六月至二零零七年八月，八年来未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邪恶还非法判我三次劳教。每次从劳教所出来，我都会去“六一零”办公室要工资，他们回答要写“三书”才发，我坚定的否认这种无理的迫害，坐那儿讲真相。一次一个年轻的办事员，非常紧张的告诉我，他很同情法轮功，要不是迫害开始了，说不定他也走进来了。我劝他离开这个地方，赶快看书，把握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他说他有书。我也曾给他们写过真相信。

今年八月，我写了一封要工资的信，以要工资为题，揭露了迫害，讲清了法轮功被诬蔑杀人的真相。我没有对工资本身的执著，只看重这个救人过程，我想工资本来就是我的，什么时候给我不执著，写好的信从胡锦涛、温家宝那儿发起，直到省长、市长、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大概发了六、七十封，同修还帮我发了几十封。过不了多久，他们把拖欠我八年的工资算了个帐，先暂时还给我近万元钱，工资卡已交给我了，并写了十万余元的

们不去讲真相，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要去揭穿那些邪恶的谎言，告诉他们这个党是个流氓党，是个邪恶党。

同修们站在法的基点上同意我去，还有一个同修与我一起去，帮助发正念，同时还有不少同修在家帮助发正念，大家共同努力，讲好这次真相。

一到省劳教局，推开管理处的门，见处长坐在里面。我说：我们是法轮功修炼者，来反映情况。处长马上站起来邪恶的说：“我们不接待法轮功，法轮功反共产党，你看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指手画脚的想赶我们走。我很平静的对他说：“你别激动，你耐心的听我说说法轮功为什么揭露共产党？”这时我看到同修在一旁静静的发着正念，处长勉强坐下来，不耐烦的说：“那你说吧！”“我小时候也是和你们一样唱着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大的，七四年我就加入了××党，那时也挺维护。直到我到看守所、劳教所后，我才彻底认识到××党是个流氓的党，是个邪恶的党。

“下面让我举例说明：一位同修不放弃修炼，劳教所的恶警指使吸毒犯人要她把大便解在饭碗里，把大便倒了后，不让洗碗，要她用这个饭碗吃饭，你说这个党是不是流氓党？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不转化，恶警要她蹲六天六夜，她大喊要上厕所，不让上，她实在憋不住，解在地上。恶警指使犯人，要她用她的衣服擦，擦后塞在她嘴里。后来长期不让老太太上厕所，老太太大小便没有了，全身都肿了，人蹲不起，两个‘夹控’拉着蹲，最后老太太昏迷过去了，被送入急救室……，你说这个党是不是个流氓党？

“还有一个老太太喊出自己的肺腑之言‘法轮大法好’，恶警指使犯人把厕所里带血的卫生巾捞起来塞在她嘴里，吃饭时拿出来还不让漱口，要她满嘴粪便就那样吃饭，你说这个党是不是个流氓党？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

“恶人们这样做了，如果敢承认我还不说它们，而每次检查来了，就把这些大法弟子藏起来，对外宣传说对我们‘象亲人一样，体贴关怀，和风细雨’。逼我们看的录像带中就有一段推广该劳教所的经验，说对我们如何和风细雨、关怀备至。你知道我看了后有什么想法吗？我真的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对这个党的唾弃，我为我当时被蒙蔽举手宣誓感到羞愧，为当时混到这样一个流氓团伙来了感到深深的耻辱。你说这样的党该不该要？该不该解体？有人说这不是党叫做的，是下面个别人干的。不是说党领导一切吗？这个党层层向下面要转化率，并说不管过程，不管手段，只要转化结果，那就是说打也行骂也行，只要把人弄

的资料点被破坏了。听到这些，我们心中很不是滋味，我们不得不不去思考：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做到师尊要求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通过学法，我和甲同修更意识到一个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中的重大使命，同时也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通过和乡下同修的多次交流，很快我们决定在这里建立资料点。于是，我和甲同修去城市购买设备和耗材。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只有摸索着往前走。我们坚信有师在有法在，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二零零一年的冬天，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很顺利的在乡下建成了第一个资料点。虽然设备简陋，但是做出的资料却撒遍了这一带的村村庄庄，使众多世人得到了大法的福音。

在和乡下同修接触的过程中，我常常提醒自己，决不能有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的心，不能显示自己、证实自己。几年来，我们配合的非常默契，同修之间很少隔阂。天长日久，我也听到了一些赞扬的话，开始听了心里觉的舒服，后来听多了，我感到不对劲。师尊在《修者自在其中》中讲到：“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我想决不能为这些赞扬的话动心，我不求这些。可是依然不时的听到这样的话，后来竟有同修对我说：“这几年没有你，我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我不由的警觉起来，赶快解释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安排的，咱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各人的路不同，工作不同。

我知道，听到同修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很危险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是证实大法的。我是否平时无意中证实自己的心？在同修中表现的比别人强？要不同修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深深的挖自己，发现内心深处确实还有一个求名的心，虽然隐蔽的很深，这种肮脏的因素却不时的在起着作用。我下决心要去掉它，提醒自己常拿同修的长处对照自己的不足，在同修中不袒护自己的缺点，实实在在的修好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个求名的心就渐渐的去掉了，后来也就听不到那些赞扬的话了。

(二)

我们租住的房后，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我们住的正是她儿子的房子。房后的院墙上有个小门，以便于老同修每天从小门来前院提水。从我们来了之后，这小门却派上了更大用场，老同修每天下午都要从小门过来，到我们这里学法。如果不走后面的小门，老同修就要绕一大圈，从前门过来，那样邻居们

就会看到她来我们这里。从人的这层理讲，我们非亲非故，大家年龄悬殊又那么大，她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容易引起邻居的怀疑；因为老同修学大法，周围邻居都知道。

师尊发表经文《快讲》之后，老同修和一位年轻的女同修结伴，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还经常去几十里远的乡下去讲。有时老同修一人去汽车站讲真相，看到哪辆车上有人，就上去讲，直到这辆车发车了，再去另一辆车上讲。她的生活也很简单，为了节省时间，常常是早晨煮一锅面条，一直吃到晚上。每天吃过早饭，老同修就出去讲真相，下午回来，准时到我们这里来学法。

有一天，老同修的孙媳妇突然找人运来了砖，要堵后面的小门，理由是此门对她（孙媳妇）家不吉利。老同修不好阻拦。我们认识到这是邪恶在干扰，就发正念。我们这边发正念，她孙媳妇那边就在小门处垒砖。眼看小门就要堵上了，我们不为所动，仍坚定的发着正念，就是让她堵不成，我们坚信师尊会帮我们的。就在最后关头，老同修的大儿子来了，让人把堵上的小门拆开，对他儿妻说：“你堵上小门，你奶怎么吃水？”刚堵上的小门马上又拆开了。孙媳妇和她公公吵了一架，然后气冲冲的走了。

没过多久，老同修的孙媳妇又找来了打井人，在老同修的院子里打压水井。老同修的孙媳妇这次面带几分得意，她认为解决了老同修的吃水问题，她就有理由堵上那个小门，谁也没话可说了。我们还是共同发正念，不能让另外空间的邪恶阴谋得逞。我们发了一上午正念，那边井也一直在打。可是不管怎样，我们就坚定的发正念，决不动摇的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就在老同修的孙媳妇“大功”将要告成的时候，老同修的另一个儿子来了，质问道：“这是我的地方，你怎么能随便在我宅地上打井呢？”无论老同修的孙媳妇怎么说，老同修的儿子就是不同意，刚要打好的井又废了。这次干扰又被清除了，我们更加体会到，只要自己正念坚持到底，师尊就能为我们解除一切障碍。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发正念是多么重要啊。

另外空间邪恶的两次阴谋都没有得逞，这次又来了更绝的一招。一天上午，老同修的孙媳妇气汹汹的来对我们说：我要用这房子，你们马上搬走。见她被操控的非常厉害，我没有动心，心平气和的对她说：你得讲道理啊，这么多东西哪能说搬就搬，我们得找到房子啊。她马上改变态度，说：给你们几天时间吧。然后就走了。

她走后，我和同修切磋，共同认识到：我们不执著任何住处，一切听师父安排。如果师父要我们挪地方，我们就挪。如果

转到“严管队”的同修要她回去时却反映不想回去，即使回去了的还要求再回来。这样恶警就觉的有问题，认为这个“严管队”变成了“宽管队”，经常训斥该队的队长；同时大队长亲自办公，将原来这个队的警察全部调走，从新换一班人上来，并由副大队长主持这里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搞，这个队的同修始终按照师父讲的三件事去做，不停的发正念，讲真相，邪恶怎么也疯狂不起来。他们觉的怎么也“紧”不了，只能“松”，结果把这个队撤了，并到另一个队去了。“严管队”就这样解体了。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人有魔性有佛性，吸毒犯明白真相，在很正的场里她会做好事，但在不正或不够正的环境里她仍会做坏事，我发现原来能背一些法的“夹控”换了环境后还动手打人。因此我也真正体会到师父讲的救人难的法理。

三. 曝光劳教所 解体劳教所 向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讲真相

二零零七年四月，我女儿被绑架到劳教所，我到该所去讲真相，制止迫害。走到所长办公室，我找所长，他们说所长不在，办公室主任叫我有话跟他说。我就在办公室说：“我女儿在修炼之前有严重的心脏病，是危重病人，但是通过修炼之后确实达到了强身健体的目地，现在又被绑架到这来了，你们医院检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你们证明我女儿无病，你们把她留在这里。如果说今后我的孩子身体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们要负全部责任，我会控告你们。”

接着我揭露了恶人们对我在那里两年多迫害的情况。这时所长从他的办公室一下跳出来了，指责办公室的人：“怎么让她在这里大说大讲？快把她赶出去，赶出去。”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不是来反映问题吗？”“一个法轮功反映什么问题，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不许法轮功在这里说话。”“谁说不许法轮功说话？是哪条法律规定的？你是何人？你是不是××所长？”开始他不敢承认，后来我追着问，他说：“是，又怎么样？”我说：“是的，你就不用赶了，我自己会走，但你可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这些话。”接着我又去了管理科，那些人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

回来后我把他们说的邪恶的流氓语言写成了传单，决定带到省劳教局、省司法厅去讲真相。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当地同修，当地同修为我的安全担心。我说，我按师父的要求做，不断的纯净自己的心态，我是去告诉他们真相，我真的是去告诉他们真相，我去揭露劳教所的迫害，制止这场邪恶迫害，这么多年他们大多数听信了谎言，拒绝看真相资料和听大法弟子讲真相。他们很多人指挥和支持着这场邪恶的迫害，每天干着犯罪的事情，我

我告诉她生病的原因：“是你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干的坏事太多，这张嘴造业更大，你在遭报。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再没有别的办法。你要每天虔诚的念‘法轮大法好’，不要再去干坏事。”另外，我还写了好几首师父《洪吟》的诗叫她背，她也每天数遍的背着，这样牙也好了，心性变化也很大，不象原来那样表现自己，见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就躲，生怕干部逼她干。对于恶警布置的事只是应付，如干部叫她搜寻新来大法弟子的经文，恶警看着她就搜，并且搜出来自己藏好，留着自己看，并不上交，对恶警说处理了，如果恶警没看见就不搜。

我每天坐在她床前，恶警罚我坐到晚上二、三点才让睡觉。她可以按时睡，但几乎每天睡觉前都要与我交流一下，有一天她幽默的对另一个“夹控”说：来！咱们学法小组开始交流了。

这个女孩解教后，我给干部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们知道她的牙痛是怎么好的吗？她是念“法轮大法好”念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带她到处治都无法治好，她疼痛难忍，想到了大法。一天晚上她问我：“你的病是不是真的炼好了啊？”我点头并补充说：“你想要好就得诚心念‘法轮大法好’，无所求，也就是说不带任何求的心态。”听完后她钻到被子里，再也没听到她的哭声。第二天早上起床，她高兴的象孩子似的跳起来，悄悄的告诉我：“法轮大法真灵，一念就好，我过去被骗了，现在才知道真相。”她们都惊呆了！另外我还写了很多劝善的话，这封信象原子弹爆炸了，后来在我身边的“夹控”时不时的调换，等明白了真相后再换一个……

大法有无边的法力，只要我们去讲真相，就有师父的法身帮助，就能打动人心。在一个房间里不管他是什么“夹控”，什么“民管”，在大法弟子眼里他就是一个众生，就是一个要得救的生命。每个房间的同修都不停的给同室的犯人讲真相，都是整体发正念铲除操控她们的邪恶，一旦明白真相后，就教她们背法。

有一个“夹控”每天背十首《洪吟》中的诗，而且连背十遍，天天如此，她说哪一天不背就不舒服。得法之前她每天跟人吵架，干部也总是训斥她，得法后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做啥啥顺，同一房间几乎人人都能背一二首，也有极个别不背的，但也不敢反对，不敢报告。

吸毒犯人明白真相，背法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恶警要搜查经文时，她们总是先打招呼：“把东西藏好，马上要检查了。”有时我们炼功、学法、交流时，她们经常放哨，有对大法认识比较好的还经常帮助传递经文，她们能做很多事情。在回家前的十个月，我在“严管队”每天中午打坐炼功。特别是后来

师父不让我们走，其它谁说了也不算。她一定会过来把自己的话收回去。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而纯正，就是坚定的听从师尊安排我们今后的路。傍晚时分，老同修的孙媳妇又来了，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搬了。说罢，象没发生任何事一样的走了。

这一连串的事情，确实太富戏剧性了，明明都是师尊在帮我们，只是在事情的过程中，衡量着我们能不能自始至终的信师信法，衡量着我们能不能自始至终的保持强大的正念，丝毫不为表面所动。可喜的是，后来老同修无怨无恨的给她孙媳妇讲真相，让她看真相资料。她的孙媳妇很愿意听真相，非常认同大法。我们为一个生命的得救而高兴。

因证实法的需要，一年后我们便离开了这个城市，与老同修相处的这段时间，却为我们后来做证实法的事埋下了伏笔。

(三)

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们终于建立了上网点。师尊安排了外地同修来帮助我们。负责上网的同修很快掌握了安全登陆明慧网的技术，从此便默默的承担着我们在助师正法中的这一重大使命，使这一带大法弟子的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邪恶如此的嚣张以及中共非常阴森的红色恐怖下，同修敢于放下自我，不顾个人得失，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无所畏惧的承担起上网下载的重任，这是师尊的安排，是师尊选择了同修。每当看到同修那极为负责的状态，我就受到很大鼓舞，觉的心中非常踏实。

如果把师尊正法比做一场大戏，那么这场戏的开始、结束，加之戏中的每一个场面、情节也都是师尊根据每个弟子来时的大愿设计好的。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这场大戏的主要演员，到时候谁出场，谁扮演什么角色，每个大法弟子在戏中演的成功或不成功，或者关键时刻敢不敢出场亮相，这都与平时学法以及信师信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谁能在这场大戏中把自己扮演的角色按照师尊正法的要求演出较好的水平来，一定取决于同修平时学法的坚实基础和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

八年的风风雨雨中，每当需要有同修承担一些证实法的重任时，都能看到一些默默无闻的、平时不引人注意的同修义无反顾的把工作承担下来。这些年来，我接触了不少这样的同修，他们不张扬，不显露，不证实自己，总是在极少人知道的情况下，以平平淡淡的表现做着非凡的事情。有时和他们接触，就觉的这些同修们修的比较扎实，从他们身上能使我发现自己的不足。

二零零一年、零二年，我们这一带周围的市、县上网点、资

料点被破坏的非常严重，因此很难联系到上网点。那时我们当地一些同修的“严正声明”都是传到一两千里之外，请同修帮助发到明慧网的。我们的上网点建成之后，真象逆境中绽放的一朵莲花，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承接着特殊的使命。后来我们下载印出的师尊讲法、《明慧周刊》、真相资料传到了周边很多市、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二零零六年各地资料点逐渐开花的时候。

在开始建上网点时，一天我们迎来了懂技术的同修，安排好同修之后，我独自留在了一个地方。晚上下楼时，走到楼梯拐角处，觉的背后有人推了我一把，身子猛的栽倒下去，在整个身子倒下和搭在楼梯上的双脚持平时，不知双手怎样抓住了栏杆。我好不容易的站立起来，非常清醒的意识到是旧势力企图加害于我。是师尊在保护着我，没让旧势力的阴谋得逞。通过此事，后来使我意识到，虽然我们组建了完整的资料点，这只是我们在证实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今后能不能发挥它的巨大作用，能不能堂堂正正的走到最后，才是最关键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保密问题，涉及到资料点同修安全问题。要想走正走好证实法的路，资料点的每个同修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使命，时时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事事注意修口，如果稍有疏忽，很可能就会给资料点种下隐患。资料点的同修无论多么繁忙，每天都不能忽视学法、发正念，三件事必须同时做好，才能达到大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否则就难以胜任资料点工作，当时我们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即使这样，因为个别同修的不修口，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事情，后来我们的资料点还是受到了来自于同修之间的很大干扰。对于修口和保密，不仅仅是在这方面法对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也是众多大法弟子经过一次次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自己就经历了太多太多，尤其对资料点的保护是决不能含糊的。这并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同修，而是为了对大法负责，为一些当事同修的安全负责。

零一年夏天，和我一起负责资料点的乙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回来后，由于种种压力，乙同修就把资料点的工作全交给了我，我立刻就把资料点转移了。为了对法负责，为了保证资料点的安全，我没有告诉乙同修资料点在什么地方。后来乙同修对我说：资料点在什么地方你让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不让我知道我也不问。我说：我首先要为大法负责，我不是有意瞒你，该你知道了，我就让你知道，请你多多原谅。

通过不断的学法，我认识到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尤其在邪恶这么疯狂的打压下，一个大法弟子不能真正的做到为法负责，为

破坏神经的针、打骂、不让睡觉等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出自法律的哪一条？是谁给你们权力？”副所长也是一听完就火冒三丈，吼叫着说：“我们打了谁？伤在哪里？你看见了？”他想说我诬陷他们，我平静的说：“你不要暴躁，我有证据。”

房间里一个六十七岁的同修马上站起来对他说：“所长，我被打的要死，最后抢救时，还是你的妻子陆医生检查的。房间里有吊铐半个月的，也有打了破坏神经的针，最后七孔流血，全身发抖的。”我也讲了对我的迫害，都能讲出时间、地点、指挥的恶警。他想抵赖也抵赖不了，然后高声乱吼几句就灰溜溜的走了。这时站在两旁的“夹控”说：“他理屈词穷，回答不了。”自那以后，该所长也再没敢来这个队“视察”了。这对那一帮整天以迫害大法弟子为荣、整天辱骂大法弟子的坏人打了一针清醒剂，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接着，他们又变换一种方式，发来“周记”要我写。很多同修拒绝，不配合邪恶的指使，这肯定是按师父的要求做，但我悟到大法是圆容的，我认为不管怎么做，只要在法上就行。于是我写了，每周一篇，一连写了十篇劝说队长和干警的劝善信，劝他们停止迫害，为自己选择未来。该队队长在没旁人的时候，流露出能够接受劝说。一次我与她在办公室谈话结束时，我说：“队长，希望你善待大法，从而有个美好的未来。”她压低声音说：“我也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本来屋子没人，她说完后还是不安的前后左右看了一下。我觉的被恶党毒害的世人多可怜啊！这个队长后来调走了。

有一次要我们写出自己的表现，在我看来，一张纸就是一次写真相的机会。我们房间几个同修都这么写：“我们是好人，没犯法，必须立即释放，我们不存在劳动改造，谁强加谁有罪，我们要控告你们的迫害。”等等，每次检查来了，他们都怕上级看到了我们写的这些真相，所以害怕的再也不敢要我们写了，还说再不给我加期了，意思是免的再给她们添加麻烦。

2、向吸毒犯人讲真相

在残酷的洗脑迫害中，邪恶十六天不让我睡觉，我不停的向“夹控”犯人讲真相。这些女孩都很爱漂亮，我告诉她们修大法可以强身健体，会使人变的更加年轻漂亮。有一个女孩很爱听我讲真相。有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与另一个“夹控”值班，她叫我教她打坐，让那一个“夹控”放哨。后来时不时在晚上与我一起炼功。还有一个“夹控”，五个月牙痛一直没好，干部带她到外面去检查，无论怎样治疗都无效。队长很喜欢她，也经常私下带药给她吃，但她的脸却越肿越大，牙痛的吃不下睡不着。

我知道它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我发现自己的怕心后立即否定它，一个大法弟子，干嘛对一个小小的破棍子怕成这样？况且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讲了，“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都是在揭露迫害，都是在制止迫害，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的迫害大法弟子。如果恶警、坏人不听劝阻，还在一味行恶，可以用正念制止。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说实话，这个怕心也不是一否定就修去了，我也找了一下原因。怕电棍是对师父讲的“正念制止邪恶”的法理还不能深信，是自身空间场还有很多不信师、不信法的败坏物质在干扰迫害我，同时我也有对自我的执著，怕自己受到伤害。

一个大法弟子怕的不敢揭露邪恶、制止坏人行恶，不敢面对坏人讲真相、去救他们，就是在犯罪，我就要彻底清除这个“怕”，把怕归正到那些坏人身上去，让那些恶人怕报应，让他们怕的吃不下、睡不着，怕的不敢行恶。同时我藐视电棍，电棍对我来讲就是死铁棍子，它敢迫害大法弟子，把它打入地狱进行销毁。大法弟子连生死都能放的下，还怕一个电棍？我不停的抑制这个怕，清除这个怕。在邪恶的恐怖中有时自己还精神不起来时，我就不停的念：“我是神！我是神！邪恶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不敢动我。师父时时就在我的身边。”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终于把这个“怕”修去了。邪恶的特警队和所长来“视察”时，我都能很平静的讲真相，制止他们行恶。一次，邪恶的特警队来了，我站起来叫住他，“队长，请问一个问题。”他趾高气扬的说：“什么问题？”我说：“你整天提着警棍到处电大法弟子，是谁给你的权力，出自法律哪一条？”这一下他火冒三丈，手指到我鼻尖上吼叫：“一个法轮功还想翻天啦！”我平静的说：“队长，请把手收回去，指指点对人不礼貌。”他一下把手缩回去了，然后压低嗓子说：“我是这个习惯。”我又平静的说：“这个习惯不好，要改，要注意警察的形象。”这时他脸通红，接着又吼了两句走了，从那以后这特警队长再没来那个“严管队”。两旁的“夹控”在一旁看着、听着，他走后，“夹控”说：“姨，我知道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没道理。”这事帮助“夹控”分清是非，同时也打击了邪恶的嚣张气焰。

有一次，副所长和几个科长一行来“视察”，我也是站起来叫住了他们，质问他们：“所长，请问一个问题，你们吊铐、打

各方面同修的安全负责，怎能承担资料点的重任呢？特别在这种阴霾密布的情况下，我决不能拿大法的事去换取人情，决不能因听上别人一句好听的话就把不该说的事情说出来。

因为证实法工作的需要，不久我就离开了当地。资料点的工作自然的落到了另一个同修身上。后来此同修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贸然带乙同修去了资料点，而没有采取更智慧的办法。二零零二年，乙同修被邪恶绑架后，在被非法迫害的魔难中和恶人的欺骗下，不经意说出了资料点。这次连锁式的迫害，使很多同修受到牵连。

鉴于一次次教训，我不断的告诫自己：时时要注意修口，如果不注意修口，有意无意的话都会给自己给同修潜伏下不必要的隐患，甚至会造成大的损失。我觉的大法弟子的修口和常人的保密还不同，保密是强制不让说，而修口则是修炼者在法中达到了那种境界，没有执著的状态。

师尊在《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中讲道：“修炼就是去你各种执著心，实质上修就是修你这颗心。”那么每到关键时刻，师尊就是要看我们这颗心，看我们不能放下一切，放下生死为大法、为同修负责。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了修炼并不是以做事多少或大小来衡量自己心性标准的，而是看我们在证实法中用心如何。

(四)

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年女大法弟子所在的某市，因二零零二年资料点被破坏，做资料的同修遭绑架，整个地区证实大法的工作几乎瘫痪下来。后来大概有两年时间，这里同修们所得到的资料都是靠其它几个地区的同修传送。我当时负责给他们其中一部份同修传送资料，负责接资料的就是那位已八十岁的老年同修。后来我想，这样常年的传送资料总不是办法，就打算帮他们建资料点。我让老同修给我介绍有一定能力的同修。一说此事，他们都很顾虑，组建资料点的事就暂时搁下了。那时候我深深体会到，无论邪恶多么猖狂，迫害多么残酷，这只是表面现象，组建资料点不难，难的是人选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有人敢于放下一切承担起这一重任。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总觉的这样给他们传资料不是长久之计，就在心中求师尊安排：师父啊，您安排我见到应该见到的同修吧，安排早日让这里的资料点建成吧。我又让老同修去联系，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原来的主要负责人丙同修。我和丙同修第一次见面时就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因为他有些压力，当时不太同意。我知道该同修不止一次跟过师尊的传法班，所以我并没

有失去信心，我必须从法理上，从师尊目前正法的形势来说服他。第二次见面，我就从法理上与丙同修切磋，作为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在关键的时刻应该怎样做？很快他接受了我的建议，马上带我去选择了环境。丙同修对我说，“七·二零”迫害前，这里有一万人修大法，就是现在也不低于五千人，这么多人没有资料点，真是不行的。在师尊的安排下，二零零四年初，这里组建了一个大型资料点。

后来因情况有变，资料点转移了，负责做资料的同修也换了人。由于技术问题和一些耗材的购买，我暂时还不能与这个资料点中断联系。一天我去给资料点同修传授技术，到那一看，有些吃惊：两个负责资料点工作的同修，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一个是三十来岁的年轻妈妈。不过我却没有一点对她们不放心的感觉，我知道同修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敢于承担如此的重任太了不起了。通过交流，我看到她们两个都非常理智，并且责任心很强。在教给她们机器操作时，接上电源，可是机器就是不启动，没有任何反应。在搬来之前，机器正顺利的工作着，到这里怎么就不行了呢？虽然一些小的故障我能排除，但眼下不知故障出在哪里，我忽然明白了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就对小同修说，咱们坐下来发正念。我们坐下刚一立掌，才念出一句正法口诀，就听机器“啪”的一声通电了。我按动机器键钮，一切正常。这时那位三十来岁的同修走进来说：“你们一发正念，我就看到屋内一道蓝光。”我们一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正念的威力。

通过多次接触，我发现两位年轻的同修不显示自己、不证实自己，她们只是默默的极负责任的在资料点工作着。但是二人又都是得法比较晚的，一个是九九年得法，一个是二零零零年得法。她们在同修中没有名气，没有影响，就这样不起眼的做着神圣的事情。

有一次，丙同修问我资料点搬哪去了，我没有告诉他。按常人的理来讲，那机器是丙同修出资买的，他又是组建资料点的主要人，并且操了很多心，不给他合理吗？但是本着对大法负责，对同修与资料点的安全负责，我不能顾虑人的面子，更不能用人心和人情在大法中做交易。我不管丙同修怎么想，或者能不能理解我，因为他不直接参与资料点工作，就没必要知道资料点的情况，我内心非常清楚，只有这样做才真正是为他好。

几个月后，这里发生了相继二十多名同修遭绑架的恶性事件，其中就有丙同修。由于丙同修没能放下对情的执著，听说有两次机会能安全走脱，可是他却没走。在魔难中，丙同修却把他知道的事情几乎全都说了出来。各个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当初帮着建资料点的同修，就连唯有他自己知道的上网的同修也说了

接着我就开始写揭露恶警的文章。揭露其对我和同修的迫害。如：邪恶的副大队长大年三十强迫我戴牌子，我不配合迫害，她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骂我。我质问她：“谁给你的权力开口骂人？还体罚我？我会控告你的。”她也不敢让我多站，过一会让我进了房间。接着我向全国人大、省司法厅、监察厅写控告信，点名控告她。之后她没敢那么嚣张了。

又如：我们听到恶警在指挥“夹控”对一个同修用刑（“严管队”实质就是用刑的黑窝），那凄惨的叫声随时可听的见。我们房间有个同修冲出去质问队长为什么要打人？队长撒谎说没打。之后我们四个同修一起上厕所。这时我们见外面有参观的人来了，我们四人一起呼喊“法轮大法好”，那个同修接着大声呼喊：“楼上快要打死人啦！”

那个同修顺手把挨打同修房间的门推开了（因上厕所要路过她们房间），看到那个同修双手被绑在床上，腰只能弯着，脸上、手上及腿上被打的发紫发青，肿的不成样子。看到同修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们都掉眼泪并质问队长：“你凭什么打人？！你们过去说谁看见打人，口口声声要验伤，今天你就把她带去验伤！”“夹控”、恶警乱成一团，非常惊慌害怕。接着所里来人了，大队长也来了。在我们强烈的呼声下，所里和队里警察都说要调查处理。

这次我们集体揭露邪恶给他们很大的震慑，沉重的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接着，点名控告他们的控告信也寄往国务院、省司法厅，后来恶警再也没敢那么残酷的折磨我们的同修了。

自从我写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后，她们就不再给我纸和笔了，都是我自己再三要求要写才能要来纸和笔，常常还给我限定时间，怕我写长了。有人劝我别写了，大队长也恨我写控告信，有时她气呼呼威胁我说：“你写，你多写些，看怎么加重处理你……。”我才不相信这些呢，宇宙的理与人类社会的理是相反。有师父做主，我也不怕你邪恶怎么处理、怎么报复。我也不管这信是否发的出去，是否能告倒谁，这都不是我的目地，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揭露迫害，让人明辨是非，让人明白真相，制止迫害。至于说信给谁看，有师父做主，不用我操心。每遇到迫害就写，前后至少写了二、三十封（含给所内的）。

我一直在“严管队”里，电棍是主要刑具之一。开始我对电棍生出了很重的怕心。以前曾在劳教所被电过，也见过同修被电倒后晕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一听到邪恶的特警队长带着一帮人提着电棍上楼，拿着电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心里就非常害怕，

了晚上还没走，原来几批说走就走了，每批都有二、三十人左右，这批没按时走，我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有人未听到真相。

师父在《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中讲：“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地，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像。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份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而我却因还有人心、怕心，见有人对大法的态度不好就不想讲，愿意跟那些态度好的人讲。我清楚自己不正的念头——怕心，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又去给那些人一个的讲。有的人很抵触，我知道是自己的心态不纯，就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直到第三天硬是把有些不想讲的人都讲了，她们才分出去了。

我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讲着真相，有时达到了师父的要求，有时又离师父的要求差的很远，但是找到问题后，我就不断的修正自己，努力去做好。后来听过我讲真相的两个犯人也判到了非法关押我的劳教所，见到我后很高兴，她说她们做梦都在背“法轮大法好”。

二. 向劳教所干警和吸毒犯人讲真相

1、向干警讲真相

二零零四年七月我又一次被绑架到劳教所后，恶人们对我进行了残酷的洗脑迫害。在迫害期间，恶警每天发两张纸和一支笔，要我写她们要的东西。我只能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怎么能承认这种邪恶的安排呢？于是我每天给她们写一个真相故事或真相道理。

开始写时心里有点害怕，怕邪恶加重迫害，这显然是私心和人的观念。于是我发正念清除这些杂念，横下心来按师父的要求做，现在被旧势力强加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我只能在这特殊环境中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我写完后，被“夹控”看见我写的内容，吓的要命，很怕给她们加期，围着我骂，逼着我从新写，我不理睬这一切，发着正念，等恶警来了，我亲自交给她们。

恶警看后二话没说拿走了，也没有给“夹控”施压，她们这才轻松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掌握着一切，是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走的越正，邪恶就越不敢动手。之后我每天给她们写，“夹控”每天看，并乐意帮我交上去。连续写了二十多天，我觉的写的差不多了，不想再写了，但她们不答应还要我写，我知道这是我还没写到位。不想写是私心、求安逸心。

出来。当邪恶问他资料点在哪里、谁负责做资料，他却无从说起，从而避免了给自己与整体带来更为惨重的损失。

常人中有句话：祸从口出。在邪恶的迫害中，大法弟子如果不注意修口，一句话，也许给其他同修酿成血的悲剧。只有完全站在法上，真正的为同修负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才能守口如瓶。

邪恶的这次破坏，给这个城市证实法的工作造成了惨重损失。原来的资料传递渠道全被破坏，两位年轻的同修不得不重整旗鼓，去开辟新的渠道，可想而知，她们身上的担子是多么艰巨啊。这样一来，我和她们接触的更加频繁了，我必须每星期把《明慧周刊》原稿和一些真相资料原稿给他们送来，因为她们暂时找不到上网的同修。

一次我又给她们带来了资料原稿，见同修家大门锁着，听邻居说她去了什么地方，什么胡同，让我去找。往哪找啊，我对这里又不太熟，就是找到那个胡同，她去谁家了，我也不知道。我只好心中求师父，能不能让我在半路上碰上她。我走了大概一里多路，下了大道，拐上一条小道，走到一男子跟前，问他某某胡同在哪里？可是却听一个女子答道：某某胡同不从这走。我抬头一看，同修已来到我的面前，这真是师尊的巧妙安排。同修说：“我本来不该走这条路，却走了这条路。”

二零零五年初，为了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我们的资料点开始大批量的印制《九评共产党》，资料点的同修一天天不停的忙。这时我们的资料点只有我和另一位同修两个人。我当时还要负责几个大资料点的机器维修和一些耗材的购买，另外还要负责外地、当地几个地方的资料传送，这些地方几乎离我们都有百里之遥。虽然那段时间是我这些年做证实法工作最忙的一段时间，但从没感觉到苦和累，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危险和害怕，只觉的时时刻刻沐浴在浩荡的师恩之中，有着说不出的幸福感。

后来工作量越来越大了，资料点人员又这么少，我是确实跑不过来了，就在心中对师尊说：师父，弟子确实忙不过来了，您安排让某市那两个同修找到能上网的同修吧。在这之前我也多次想帮她们学会上网，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如愿。这天我又带了原稿给她们送来，一见面，那个小同修就高兴的说：“我们联系到上网的同修了，以后你就不用给我们送原稿了。”我立刻感到身上千斤重负卸去很多。现在也记不起当时是什么心情了，真是知弟子者莫过于师尊啊。（待续）。

把生命溶于法中 让自己在证实法中升华（下）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接上文）

（五）

由于一些原因，我们的资料点不得不搬家。搬到新的环境后，打开机器一试，“啵啵”的声音清晰的传到楼下，即使把门窗全部封闭也是如此。我们租赁的房子和房东家挨着，中间虽有院墙，但是墙上有门，他们家的人能很随便的到我们这边来。当时房东曾问我要不要堵上那个门，为了不引起他们怀疑，我就没让堵。我们在上面工作，他家的人要来我们院里就会听到机器的声音。

好不容易把东西搬来了，可是环境不行，我开始犯难了。在资料点工作的同修都有体会，资料点最麻烦的就是搬家，尤其大资料点，各种设备、耗材，搬一次家有时就要冒着风险。如果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必须还得搬家。

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心中别提多难受了，真的是想哭啊。这时我想起了师尊：如果环境不行，这么大的事师尊怎么没点悟我们呢？我翻身坐了起来，跪在那儿，双手捧起《转法轮》，心中对师尊说：师父，请您点悟弟子吧，我实在不知怎么办好啊。我郑重的翻开了《转法轮》，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字就是：“好”！这是《转法轮》中的“……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炼功，比你调病要强的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炼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罩着，一片红。”

读完了这段法，我心中豁然明亮了，我悟到，师父是让我们在这里，这个环境肯定能行。刚才的愁苦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第二天，我们开始研究隔音措施。后来就用纸箱在大房子里垒成了小房子，上面搭上棉被，把机器放进去一试，隔音效果相当不错的。就这样我们的资料点在这里开始运转了。经常是一车一车的往里拉耗材，一箱一箱的往外送资料，可房东家的人从来没有干扰过我们，从来没问过我们干什么。我们体会到了我们的资料点时时在师尊的看护中，体会到了师尊法中讲的：“我的法身坐一圈，炼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资料点在这里运转了一年多时间。这是我们大量印制《九评共产党》的一年，也是我们印制各种真相资料最多最繁忙的一年，也是我们资料点人数最少的一年。

一. 在一看守所讲真相

二零零四年七月，我被绑架到一邪恶的看守所后，恶人先将我放在“过渡间”，所有被抓的人开始都要放在过渡间五六天，然后再分到其它号子里去。

我一进去，因没说自己姓名，在炎热的三伏天，恶警竟然六、七天都不让我洗澡，并叫所有人都不准借衣服给我换。晚上，我看到牢头敲诈犯人钱财的情景：那些被诈的犯人全身都在发抖，吓的不轻，怪可怜的。

第二天我与她们坐在一起，向她们讲真相。她们问我怕不怕牢头打，我回答道：“不怕，她不敢对我动手。”她们问为什么。我说：“我有师父保护，我有神保护，而且我们师父还教给我们正法口诀，可以铲除邪恶，保护自己。你们如果也学大法，我们师父也会保护你们。现在没有大法书，只要诚心的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师父也会保护，坏人也不敢那么随便的打骂你们。当然自己也不能去干坏事，人干坏事会遭报应。”号子里的大部份犯人都愿意听真相，也愿意念“法轮大法好”。凡是诚心念了的犯人，牢头真的就没再打她们，这样她们更相信大法了，念的人也越来越多。

里面有一个贩毒犯人，其弟可能要被枪毙，她自己也会牢底坐穿，所以不想活，总是寻思着如何自杀。我劝她不要自杀，大法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她说她原来也有大法的书，也看过，迫害开始后就放弃了。我说：“你与大法有很深的缘份，从新回到大法中来，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我还跟她讲了大法在世界洪传的情况，也讲了很多真相。她决心重修大法，消掉寻死的念头，在大法中洗清自己的罪恶。她天天背法，身体也好了，心也轻松了，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还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哑巴，她会写字，有文化。因为盗窃被判了四年劳改，她也因此不想活了，绝食，一直不吃饭。我劝她不要自杀，告诉她自杀有罪。她相信有神佛，我给她讲大法的真相，她很喜欢听，我叫她修大法，她很愿意。我把“大法好”这首诗写给她。她专心的背，整天坐那儿一动不动的背，晚上我起来炼功，有时她也炼。她还向另一个哑巴用手势洪法，她告诉我那个哑巴不信。神奇的是这个哑巴不到一周竟然能说话了，她跟我学说话，整个号子的人都吃惊，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大法真的神奇。

有一天，干部通知号子里的人准备分房，她们来过渡间也有五六天了，叫她们清好东西，准备分出去（我一直在那个过渡房间里没动，我知道是这一批批的人等着了解大法真相）。可是到

通过这次营救同修，我感受很深，每次出去讲真相，我的心性都得到了升华，尤其是同修们那颗救人的心，那么慈悲，说话的语气，纯正的心态时时在鼓励着我，我修去了很多心，如：欢喜心、显示心、怕心、证实自我的心等，这些都是以前做不到的。

由于受这件事的启发，我们更加明白了，不仅县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农村中，乡政府人员、村干部也是一样，这部份人员受邪党毒害都比较深，接受党文化多，认为是共产恶党养活了他们，这样的象对一般百姓那样讲真相就不容易讲通，这就需要认真学好师父讲法，更高标准要求自已，深入细致的去做好。尤其最近邪党要开会，对我们部份同修安排了所谓的“回访”，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改变过去的观念——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现在我们与他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今后更要再精進，认真学好师父的法，尽心尽力去救度那些当初敢于冒着天胆下来，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珍贵的生命。

下面简单谈谈我们乡的一些具体做法：

对于县各机关的工作人员，谁有关系就去面对面讲，没关系的我们提供名单可以写劝善信等。

对于我们本乡本村的，在全乡同修集中学习的时候，把乡政府人员、学校教师、各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到目前为止还没三退的、不明大法真相的人员都拉出名单来，我们同修再交叉去讲，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试想，我们如果都去这样做了，尤其是政府人员、基层领导都明白了真相，对我们的迫害肯定会减少或停止，对于普通世人明白真相障碍就很小了，那么世人得救不就多了吗？正如师尊法中讲过的：“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的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当我们按照师父讲的把该做的都做好了，圆容了师父所要的，那我们的同修还能被关的住吗？迫害还能继续下去吗？

在特殊的环境中讲真相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一看《转法轮》，我就深深的被大法的法理所折服，知道这是我千万年等待的和要找的。我懂的大法的珍贵，并默默发誓：这一世一定要精進修炼，紧跟师父回家。于是我横下心来修炼，十年如一日，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资料点刚搬来的时候，房东就给我们在院子里打了个井。本来房东家院里有井，可井水又苦又涩，他们做饭都是去邻居家提水。我们的井打好后抽出来的水和他们家的一样又苦又涩。我们从未吃过这么苦的水，但是为了资料点的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去别人家提水，天长日久他们问这问那，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只有吃这苦涩的水。

刚开始的时候，每当看到从那井里抽出的水，我脑子里就有一个肮脏的念头冒出来：下面准有一个死人的脑袋壳子，这水是经过那个脑袋壳流出来的。这使我恶心、反胃。早晨刷牙时，越刷越觉的嘴苦，喝水就象修炼前喝中药一样，憋着气，一饮而下，喝下去胃里就翻腾，就想那井下有个脑袋壳。后来，我发现这个肮脏的念头决不是我想的，这一定是旧势力以此干扰我，让我们在这里呆不下去。我想水苦不算什么，环境才是关键，吃苦水不正是检验我们有没有吃苦的忍耐力吗？不正是用来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吗？师尊在《转法轮》中讲道：“因为他不知道脏，大便他也敢吃，尿他也敢喝。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个马粪蛋冻的邦邦硬，他啃起来还很香，他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再说了，这要打出来个甜水井，房东吃水要到我们院里来提，每天不知要来多少次，而我们的厨房就在井边，同修们又常利用吃饭的时间切磋，这井要真抽出甜水来，反而会对我们造成不便。

认识到这些，我们更明白了，作为修炼人，这点苦一定得能吃。之后我就想，旧势力你不是往我脑子里反映井下有个脑袋壳吗？每当喝水时我就专想：就是喝从那脑壳流出来的水，我是大法弟子，什么都不在乎。这样一想，倒也不再恶心、反胃了。一年多时间，我和同修就是吃这苦涩的水过来的。到了后来，我甚至吃不出这水有什么苦了。

（六）

资料点工作无论多忙，我们都没有放松学法、发正念。我们之间互相鼓励着，严格要求修好自己，尽量保持纯净的心态去做证实法的事情。只要机器出现不顺当，我们就立即找自己这颗心，看是否有乱七八糟的杂念，是否内心纯正。因为我们特别注意印制资料时的心态，只要一站在机器旁，就赶快使自己的心纯净下来。尽管我们的机器这段时间长期使用快速工作，却显的神奇的顺利，几乎没出过毛病，连先前常出现的小毛病也不治而愈了。

几年来，能切实的感到旧势力在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可是在师尊的呵护下，它是动不了我们的资料点的。一次，我去帮另

一个资料点买东西。路过一个地方，同修说：那年和某某准备在这里租房子，几次都是说好了，一到付钱的时候房东就变卦，可某某非坚持在这里租。我说，是师父不让在这里租，去别处租吧，我们才在别处租了房子。听着这位同修的话，我不由的暗自感叹师尊无微不至的呵护——那年我们的资料点就在这里，如果他们在这里租成了房子，资料点就暴露了，因某某平时有爱打听事不修口的缺点。对于这样的学员，知道的事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们自己与整体都会增加一份隐患和危险。真的是师尊为了资料点安全，不让他们在里租房啊。

后来某某在某市被邪恶绑架，在被非法劳教期间，走向了大法对立面。那年某某坚持在这里租房子，是因为他在附近遇见过资料点同修，强烈的人心执著被邪恶加强利用，才非要在这里租房。通过这件事，使我深刻体悟到，不知还有多少来自邪恶暗地里的干扰，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师尊就为我们化解了啊。

可能有不少同修认为，做资料最危险，这些年来邪恶重点破坏的就是资料点。其实我觉的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应该说资料点是更安全的，因为邪恶最惧怕的就是资料点。假如说资料点是邪恶重点破坏的目标，那么在证实法中起着这么重大作用的资料点，不也正是师尊和众神重点保护的？魔高一尺，道高万丈，邪的永远也胜不了正的。几年来，在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资料点，从各方面都在证实着这一切。

要想走好证实法的路，必须得学好法，要有坚实的学法基础，这才是我们正法修炼的最大保障。二零零五年底，我开始了背法。从开始背法那天，就坚持夜里十二点发完正念以后再睡觉。刚开始有困魔干扰，一个星期后，我就冲破了困魔，直到今天基本上能坚持夜里十二点发完正念以前不睡觉。晚上也很少犯困。

对于发正念，我是非常重视的，尤其在资料点工作更不能含糊。特别到了后来，我发正念大多都能静下来。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发正念已溶贯到我们的修炼之中，在看不到摸不着的情况下（因我是闭着修的），他起到了对我们信师信法的检验作用；同时还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一种提高升华的特殊修炼形式，是我们每天的必修之课。在正法修炼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正念是我们每天必须遵循的特殊的修炼形式，谁哪天没有发正念，谁哪天就没有在这方面修自己；谁不重视发正念，谁将来都会给自己留下遗憾。

师尊在《二零零三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道：“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呢，提高对你心性的要求，对你执著心的放

为由，扩展讲真相的面。我们先后到过市区七个律师事务所，邻县的三个及本县的律师事务所。所到之处，除了面对面讲之外，我们每次都带足了真相资料、光盘等，特别是我们把维权律师为石家庄王博一家辩护的辩护词带给所接触的律师，律师们都很乐意接受。

有个律师对大法真相一点也不了解，并且还要收咨询费。为了救他们，我们交了三、五十元钱。因为他们收了你的钱，就给你时间让你咨询，这样我们正好能多讲一些真相。我们所接触的律师中，有的听明白真相后马上就退出邪党组织，有的我们互相留电话号码，在电话里联系再三退，效果也是很不错的。通过讲真相，真有几位愿意为我们同修辩护的。

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讲：“你们在接触人的时候就是在救人，通过讲真相叫给予支持者明白真相是救人，明白真相后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也是为救人。也就是说，在达成常人理解后能够给予一定支持，这个支持的影响还是在救人。甚至做事中不管那些事情成也好、不成也好，都在救人，都在讲真相。这就是大法弟子做的。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大法弟子的修炼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现在做的都是针对众生的。”

师尊的这段法讲的再明白不过了，我在讲真相时，时时要求自己一定要按师父的法去做好，不然的话讲真相效果就不好。我们有一次到外县非法关押我们同修的一看守所去讲真相，因为有了求结果的心，当时一定要求要见同修的面，结果看守所工作人员就是不让看。当我看到另一位同修在给看守人员讲真相时，马上意识到，救人这条主线偏离了。我们几位同修马上归正自己的言行，这念头一出，事情瞬间就变了，看守人员答应我们可以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他给我们的同修递进去，于是我们把该说的都写上了，而那边同修还在讲真相、劝三退，效果也很好。

三. 弥补过去不足，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讲真相

九月十二日得知，我县七名同修的案卷已由市法院退回到市检察院，紧接着案卷又退回到我县检察院。我们大部份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悟到了这是师父安排我们该弥补以前做的不足，救度本地的世人了，尤其是县检察院、法院、「六一零」、政法委、公安局等这些直接参与迫害我们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一块儿，我们原来讲真相很不到位，有相当部份人员不明真相，尤其对“三退”很反感。悟到后，我与一同修去县检察院二次，找相关办案人员讲真相。现在我们有许多同修都参与了，有的直接去面对面讲，有的写劝善信，现在已经有四位正义律师要为同修辩护，事情还在进行中。

子的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能单纯的为了营救而营救，应救度更多的世人。于是有八位同修主动参与到市检察院讲真相。事情决定后，县城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

八月八日，我们八名同修（其中有二位是被迫害同修家属）来到二百多里以外的市检察院。由四名同修在外发正念，四名同修进去面对面讲。开始我们要找的人不在，同修们发出强大的正念，让我们要找的人立即回来。不一会儿，此人就气喘嘘嘘的跑上了楼，我们四位同修以家属、亲朋好友的身份，以询问被非法关押亲人身体状况为由，与所有接触到的工作人员讲真相。

公诉处的一位直接参与此案的工作人员站着听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真相，让他坐他也不坐。我们讲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奇效、善恶有报的天理，“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天机等。有一位工作人员听了真相后，很快同意退出邪恶党组织，并非非常乐意的接受了真相光盘，对我们很友好。检察院大门口的门卫听了真相后，立即退出了小时候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

从检察院得知，案子已被起诉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日下午，我们又来到了市中院，我们询问有关案子的情况，那里的办事员很负责任，经认真核对，最后联系了一位刑事庭的庭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八位同修互相配合以家属的身份与他讲真相。

这次讲真相，整个过程进行的都比较顺利，无论面对什么身份的人，在我们纯正慈悲的场中，只有我们讲真相的份儿，另外空间邪恶因素一点也不起作用，感觉这些人就等着我们去救度。这一天下来，我们与所有接触的人员讲了大法真相，并有十几人同意三退。有一位同修说：“我真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到市检察院、法院来讲真相。”是啊，今天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我们整体基点站的正，紧紧抓住了救人这条主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有位老年家属在要去市检察院的凌晨清清楚楚的做了一个梦：市检察院的院子里坐满了大大小小的佛道神，中间有一尊大佛。

这一步迈出后，又有同修陆陆续续参与进来。我们先后去了市检察院三次，市中院二次，市司法局一次，同修被关押的看守所等，所到之处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小的。有的人在联系我们要见办案人时，直接就说“X县那帮法轮功家属又来了。”同修们越讲正念越足、怕心越小，越讲越敢讲，越讲越想讲，不论面对的是什么职位的人，都把他看成是我们要救度的生命。

二. 参与向律师讲真相的一些体悟

在第一次去市法院讲真相时，我们无意中在法院门口发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于是我们以咨询律师

下，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是绝不能够降低标准的，因为那是对未来、对将来的宇宙、将来众生要负责的。”通过学法，使我清醒的认识到，做事不能代替心性的提高，要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就必须下工夫修自己的这颗心。

我曾帮助过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后来又介绍他去了一家工厂。当时这位同修怕心有些重，与其他同修产生过一些摩擦。我把他的状态告诉了别人。后来我再见到这位流离失所的同修，向他打招呼，看他满脸不高兴，还不理我。我非常纳闷，心想：我没有对不住他的事啊，他怎么对我生这么大气？后来我才知道是别人学话造成的。我心想：这不是故意制造矛盾吗？越想越气。再说这位同修，在困难的时候我真心实意的帮你，你就这么听别人的话，对我这样？我开始抱怨、不平，甚至委屈。

后来在学法中，我渐渐明白矛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自己的心性该提高了。我不再想同修如何，而是努力向内找，我找出了一颗显示自己的心。当我对别人说同修的不是时，不是在证明自己比同修好吗？对别人说同修这不对那不对，不是在抬高自己标榜自己吗？如果自己没有这些肮脏的心，怎么会在背地里说同修呢？如果真为同修好，为什么不当面指出他的不足？别人又怎么会去学话呢？矛盾的根源是在自己这里，怎能怪罪别人呢？认识到这些，思想上马上轻松了。

后来我又碰到了这位同修，热情的向他打招呼，同修改变了态度，就象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快一样。再后来，我们两个就开始配合着做证实法的事了，我们非常默契的配合了一年多，常常在一起推心置腹的谈出自己的心里话。

通过这些年的正法修炼，使我深刻的体会到，在社会中、常人中、同修之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师尊就看我们的这颗心，只要自己放下那些执著的东西，心性提高上来，那些矛盾就化解了。

师尊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到：“那么作为修炼人来讲怎么算是修？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如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等，这是份内的责任，这是树立威德的一部份，而作为自己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自己不提高，你那些事情都做不好。”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我常常督促自己多学法，要牢记师尊的教诲，努力修好自己。但是有时在矛盾中还是不能及时的放下自我，还不能达到那种洪大的宽容、慈悲，我不断的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无论别人对自己如何，自己都要发自内心的去为别人好。

（七）

因为我们当地负责接资料的同修遭邪恶绑架，同时也失去了我落脚的环境，协调人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这样我和丁同修两个竟在城里的大街上交接了八个月的真相资料。丁同修也是我们这里不出名的，至少每个星期她要接送一次真相资料，有时是两次。每次送来的资料一般是两大箱，合计一万多张，多的时候就是几箱。丁同修不显示、不证实自己，她稳重、负责、又有耐心的默默承担着接送资料的工作。相处八个月的时间，她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几乎每次传送资料时，都是她在约定的地点等我。无论她在那里等了多长时间，当我问她，她都是乐呵呵的说“没等多大会儿”。后来从别的同修那里知道，有时她竟在那里等了我一两个小时，但是从没见过她有急躁情绪。我们交接资料大都在白天，可是她却没有任何怕心，那种从法中修出来的正念正行，令一切邪恶望而生畏。每当看到她带着资料远去的背影，我就在想自己的不足。有的时候我会产生急躁情绪，耐心不够，甚至能说出呛人的话来。这些年来，我真的从这些默默无闻的承负着重大使命的同修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和他们修炼境界的差距。神奇的是，八个月的时间在大街上白天交接资料，没有碰到一次干扰，这是大法的神威，师尊的慈悲。

直到零六年夏天，在师尊的点悟下，我们才终止了长达八个月的在大街上交接资料。这之后，我们便按照师尊的要求，走向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趋势。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不只是为了减轻大资料点工作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安全，更是师尊要求大法弟子走出自己的路来，是建立自己无限威德的机会。悟到了这层法理，我们就做了合理安排，鼓励更多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走出他们自己的路。这些年来，无论我们的资料点承担了多大的重任，做了多少真相资料，我们决不能有任何执著和维护我的心，剥夺了师尊给同修们安排的走自己路的机会，否则，那是破坏师尊给同修安排的修炼环境。

有一年的新年前后，我要把一些真相资料给某地同修送去。因为春运期间，客流量大，必须得去某个车站乘车。这里的安全检查特别严重，每个乘客的行李几乎都要打开检查。我想有师尊呵护，有正神相助，一定能安全的把资料送去。

我事先到那个车站看了一下，发现所有的客车都被赶出了车站，车站大门关上了，安全检查员不知去了哪里。我一问，才知道车站的人和当地群众发生了矛盾，群众不让车站用他们的地盘了。我马上带着一箱资料坐上了开往某地的汽车，途中需要换一次车，我下了车去坐另一辆车，问司机这车什么时候走啊？没等司机开口，车上几个乘客几乎同时答道：专等你呢，你上来就走。我上了车，司机马上发车了。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安

询。总之，当我们完全是为了众生，做正的时候，众生表现自然是正的状态。

回顾得法至今十二年，师父把我那样一个看不懂法的坯料，造就成我今天这样一个能在正法中展现辉煌的大法弟子。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希望大陆大法弟子能借助这次法会整体提高，展现大法弟子整体金刚不破的法力，结束迫害，救度众生。

再谢师恩！谢谢同修！

合十。

站正基点，以营救同修为契机救度更多有缘人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慧子

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

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对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律师讲真相的一些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部份，请慈悲指正。

一、对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讲真相的体悟

今年四月份，我县有七名大法弟子因散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了。当时全县同修整体状况很不好，开始只有二位家属（同修）到县相关部门要人、讲真相，大多数同修只是坐在家里发正念营救。六月份我县检察院以涉嫌莫须有的罪名对七名同修批捕，案子转到了市检察院。七月二十二日，师尊发表《美国首都讲法》后，我通过反复学习，与部份同修静心切磋，明白了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救人。

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讲：“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开创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说，你们的修炼早就结束了。”师父在法中还开示我们：“下到三界来的虽然有不同层次的神，他们都是抱着对大法对正法坚定的信念才来到人类。他们都想来这得法，同时助大法在洪传时期一臂之力。”“我这里讲的不是大法弟子，不是先后不同时期得法的学员，我讲的是目前人类的总体状态。人类社会很多生命、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面对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得去做，就得去救。”

师父的讲法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几位同修经过认真切磋，决定走出去，以营救同修为契机，去救度那些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

件干扰有关的一切正确对待，本着救度众生的目地平衡好，我怎么样能够对众生负责，把这些事情的出现视为正好是讲真相的契机，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各地讲法七》〈二零零六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我第一天到单位各科室散发时，常人并不是很理解。虽然到单位讲过几次真相，但常人还是很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领导的决定（单位效益很好，他们怕失去工作），不知谁还报了警。当保安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发法轮功资料时，我并没有害怕，而是感到一阵的悲哀。这么做难道仍不能唤起他们的善念吗？我问保安：“谁叫你来的？”他支支吾吾没说，只说：“我可不可以看看这份材料？”我说你看吧！他仔细的看了一遍说：“没事我走了。”我没心情再发下去了，就领着孩子走出了单位，心说：我再也不来了，我也不是非救你们不可。

回家的一路，眼泪不住的往下掉，心里问师父：他们真的不可救要吗？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这种态度太危险了，弟子真的不想他们被淘汰呀！我这一番苦心真的白费了吗？因为做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同修们的大力支持，有的说我执著工作，有的说我执著家庭，有的说不该求常人帮助。亲人与丈夫对我也多有指责，谁也没有从救度众生的角度去加持这件事情。只因我有一念：为了众生我可以放下自己的一切！但世人的这种态度使我心灰意冷，我可以不做这件事情，不承受这些压力。

回家后，一想到单位的众生眼泪就往下落，控制不住。第二天早上，我又开始哭，感到慈悲弥漫了所有空间。我知道本性的那一面又开始起作用了。这件事不能半途而废，还得做下去，这种最直观的视觉效果是其它救度方式很难达到的，我理了理思绪，我得对得起他们，我不能辜负了他们曾经对我的期望，旧势力没资格操纵他们对大法的犯罪。

我在家发正念，带着孩子再一次到单位。我到各科室送信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我微笑，很客气的接过我给他们的信，和昨天的态度很不一样。我明白了，虽然我昨天半路走了，但也解体很多操控人的邪恶，当世人不再被邪恶操纵时，对大法的态度自然就变了，因为他们都是为法来的生命。我很顺利的发完昨天剩下的科室。离开单位的时候，我回头看看单位的十层大楼，心里说：我无愧于你们，我尽力了，希望你们能做出正的选择。我知道大法会在他们心中引起震撼，从他们接信那感激的目光里，我知道他们人的一面在清醒。后来的事情更顺。

在妇联寻求帮助时，她们为我出谋划策，合十把我送出门；在人事仲裁的工作人员听完我的讲述很同情，免费为我做法律咨

排，并借这些人的口在鼓励我。当我回来路过这个车站，看到车站里的一切安全检查又都恢复了，听一个车老板说，当时我乘坐的那辆车开走后，车站和群众的矛盾就解决了。听到了这些，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对我的再次鼓励。

过了新年不几天，我又带上一千多真相小册子，给那个地方的同修送去。我知道车站里的安全检查还是非常的严，必须得带着强大的正念，把资料送去。我在心中想：我是师尊的弟子，其它谁的也不要，也不承认。我发着正念到车站一看，安全检查员没有了，心想可能是春运检查结束了。我把资料送到同修那里，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车站里的安全检查依然严格的进行着。

我把这两次经历告诉了同修，我们不由的同时流出了对师尊对大法感恩的泪水。只有我们真正的把自己溶进法中，无执无我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尊安排，我们的路一定是越走越顺、越走越宽。

（八）

长年在资料点工作，有时也去散发真相资料，但是，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做的很不够，与这方面做的好的同修比起来差距太远了。但是有时师尊也会把有缘人巧妙的安排到我的身边。

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次乘车的过程中，走到半路汽车没油了，司机只好去几里以外的地方买油。满满一车人在这里等着，七嘴八舌的谈论起当今社会上的混乱现象。这让我立刻想到汽车没油决不是偶然的，是师尊安排我向车上乘客讲真相。我随口说道：“如果人们都学真善忍，都象炼法轮功的那样就好了。”除了几个下车的，车上的人全都静下来听我讲。我坐在最后，就以第三者的角度，大声的讲起了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如何祛病健身，江氏集团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提出怀疑的，都静静的听着。讲完了真相，前头站起了两个年轻人，大声的说，法轮功就是让人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完全是骗人的。我真的为他们两个感到高兴。我问大家：“自古以来都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相信吗？”我听到有好几个人说：“是的。”我接着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学真善忍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只要诚心相信真善忍，常念法轮大法好，一定会有福报的，对身体也有好处。遇到困难，有了大难，念法轮大法好，神会保佑的。”一车人听了都很高兴，有的朝我点头。有一男一女两个回民也在专心的听我讲，女的问我：“不念出声来，在心里念可以吗？”我说：“行，只要真心就行。”男的说：“我们是回民，不让信其他的，怎么办？”女的说：“你在心里念，别人又不知道。”

男的点点头笑了。我对坐在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记住我的话了吗？”他很认真的点点头。

我知道是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讲真相时显然发挥的特别好。真相讲完了，司机也买来了油，我为师尊安排了这么多人明白真相而高兴。我到了地方提前下车了，下车时好多人都用一种感激的目光看着我。坐在车门旁的一位老人望着我直笑，我说：“老先生，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老人握住我的手，笑呵呵的说：“好！好！”

越来越多的家庭资料点应运而生，我渐渐轻松下来，就常和同修结伴去偏僻的乡下发真相资料。我们常带上《明慧周报》、小册子，《九评》、不干胶等，把大法的福音、退党的信息传送给居住在偏远地方的乡下人。我们还带着笔，一路走一路在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和退党的信息。一晚上下来，能写很多。用笔写确实有不少优点，即方便又节省资源，还能解决真相资料来源，不用等，不用靠，一支笔就是一个小资料点。

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有些事我们看似做的很顺利，很容易，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其实大大小小的事，哪一个不都是师尊在帮我们呢？哪个事情的背后没有师尊的操劳啊？进一步说，哪个事不是师尊在做？

在现阶段的证实法中，我知道了与一些同修前生前世有过一段什么样的缘份。如果是师尊开启了我久远的记忆，那么一定是师尊要我们珍惜同修之间这段来之不易的修炼之缘。特别到了最后，我们之间更要互相勉励，把三件事做的更好，最终一起随师还家，不负我们前生今世之缘，不辱我们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

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同修之间生生世世的缘份，所有的枝枝蔓蔓都缘于大法这条主线。我们今天能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共同的助师正法，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这才是最殊胜的。我们的生命来源于大法，我们的一切是师尊恩赐；我们今生今世生命的最大意义就是修炼大法、证实大法——把生命溶于法中，让自己在证实法中升华，最终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几年来，在证实法中，自己无不感受到师恩浩荡、大法的神圣。的确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了，只能回忆着记下一个个片断来，有许多的事情一时想不起来了，有许多神奇的事迹还没有写出来。这些年来，一想到师尊的洪恩，一想到自己是大法铸造的生命，就不由的潸然泪下，能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方式感恩师尊和大法呢？青天做纸方嫌小，四海为墨写不尽啊！

谢谢师尊！弟子再次向师尊合十！

负起自己的责任，引导孩子修炼

大法弟子的孩子都是小弟子，是为法来的生命，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家长同修应该协助他完成、引导他们修炼，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教她背《洪吟》，听法。那时《洪吟》她能连贯的背诵，我读《转法轮》一停，她就能接着往下背，讲真相都带着她。孩子现在每天早晨读五页《转法轮》再去上学，节假日十页。每天晚上听一讲法，炼一小时功，动功静功隔天交替。

上学前，孩子换了三个幼儿园，我都对老师讲了真相。上学报名时，我就和学校的教导主任讲真相，希望孩子不要因为信仰在学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说不会的。后来在孩子入队的问题上，我抓住这个机会，找校长和老师谈话，并给学校写了一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是如何教育孩子成长、信仰自由、我家被迫害的情况及中共历来的运动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学校同意孩子不入队。这件事在家长中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借机讲真相、劝三退。全校都知道那是法轮功的孩子，不戴红领巾、不受值周的盘查。现在想起来简单，当时也有一定的压力，可是大法弟子做事不能因为有压力就不做了，只要是对正法有益的，就要做到底。我认为小弟子带着邪党的标志是耻辱，不能被承认。

那是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九评》发表不久，恶党邪灵密度还很大，写信的时候头痛、身体痛、嗓子痛、思想散乱，我知道自身与身外的邪灵都在捣乱，写信就在解体它们。在师父的加持下，那封信竟在四个小时之内完成。现在看来仍然很好。真正要给学校送信的时候，又开始犹豫起来，毕竟学校已经同意不入队了，有的同修说这不是抓你的证据吗？当晚做梦就是战场上的两军对峙，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在两军之间跑来跑去，不知该站在哪一方，而这开战的第一枪还是我打。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点悟这封信一拿出来，正邪大战就开始，而邪恶会大面积解体。我让孩子带信给老师，同时和许多同修对学校发正念，解体邪灵对学校、老师及学生家长的毒害。老师看了信说很好，就把信留在了学校，就是把镇邪灭恶的法器留在了学校，事情再一次按照正法的要求完成了。

抓住机会用最直观的角度救度众生

单位和我解除劳动合同时，我不同意。再一次对全单位领导及职工写了一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是自己与同单位的另一位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及这场迫害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希望他们做出正的选择。我亲自到单位各科室散发并讲真相，并到上级单位，妇联、残联、人事、仲裁等相关部门散发并呼吁他们相助。师父说：“你要正念去对待它：通过这个麻烦，我怎么样能够把与这

吗？可是心里确实不想让这次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机会夭折。如果这事情能成功的话，我市的邪恶会大面积解体，众生得救的机会会更多。可能是我那颗坚定的心师父看见了，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掌握。

我那些文章与照片在明慧网上登出来了，这一下同修急了，互相追问是谁上的网，同时让我立即搬家，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房子、家具、车，只等我走了。在这里我感谢同修对我的辛苦操劳。我又一次面临选择，这一次我仍然把师父、大法、同修、众生放在前面，我不能离开。因为我修炼环境开创的很好，周围的邻居、亲人、街道、派出所都公认我是很好的人，我突然消失了，他们心里会受不了的，而且会加重邪恶迫害形势，使世人感到恐惧。特别是邪恶会操纵无辜的人对大法犯罪，对大法弟子进行搜捕，给我市弟子带来灾难。再说搬家是为了什么？躲起来了？躲到什么时候？是证实法吗？这种不在法上的状态安全吗？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怎么能利用自身的条件更大限度的证实法？这是主要的。当我想到搬家是很大的漏，流离失所不是师父安排的，我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不搬家，也不会有什么事。我做的一切符合正法的要求，也符合人世间的理。

同修没再勉强，同时一起帮我发正念。我和丈夫从晚六点到十二点连续发正念解体邪恶，感到周围一片平静。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光着脚领着孩子走到一个很肮脏危险的地方思考了一下，绕路而行，安全了。修炼后凡是梦见光着脚走路，我知道是师父点悟，路走的正，没邪（没鞋）。后来同修也都明白了没搬家是对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我思想中没有任何承认邪恶的地方，邪恶也就没了。

我家的事再一次引起了更大面积的影响，一位同修说：“你家受迫害的传单我发了上千份。”在这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同修配合。地方警察到我家很平和的问我为什么上网，我说：“我知道你是带着上级任务来的，我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是怎样迫害法轮功的。”他没再说什么，只说要好好研究研究《转法轮》，再和我交流。后来他打电话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对你这样的人是放弃（迫害），因为什么方式都是不管用的。”我能感到他对大法的思想是正的。居委会书记说：“你现在已经是名人了。”很多常人对我说：“我看过你家情况的传单了。”是啊，大法弟子是众生最瞩目的生命。

其实做这件事情的开始时，师父就点悟过我，我梦见了自己手里有份东西，救了许多人。就是说做这件事的开始注定了他的结果。

利用自身的条件圆容法救度众生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尊、同修们好！

这些年随着正法走过来大法弟子，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我今天写的这些事只是生命过程中的一部份，配合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要求的“做的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与同修交流。我自身在修炼中有很多不足，有些问题认识也是很局限的，不正的地方还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得法

我一九九五年得法。当时二十五岁，是执著心很重的年龄，而且社会上年轻人的恶习我几乎都有。记的第一次看《转法轮》一天看几遍，竟然看不懂，不知道书里讲的是什么，只记住了一个执著心，而我根本放不下。让我奇怪的是我从小就博览群书，佛家、道家、西方的《圣经》我都看过，让我看不懂的书，只有这一次。

出于好奇或是修炼的机缘，《转法轮》我一天看一遍，连续看了半个月后，大概有十几遍吧，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本让人修炼的书。我从小就相信神的存在，相信人能修成神，希望有一位师父能教我，难道这就是吗？就这样我走进了修炼的大门。

刚开始修炼困难重重，我不知如何修炼心性，因为我看不懂书。我是个性格很强的人，决定的事情谁也挡不住。我就不信我看不懂书，那我就背书、抄书。记的我把《真修》经文背下来，还是不明白啥意思，但是经文中的每个字白天晚上在我脑子里过，每个大字都是一尺见方，活灵活现。

我那时除了工作，其余时间全部在家学法、炼功。三个月后，我终于能看懂师父写的书了。从此我沉浸在修炼的快乐当中。那时二、三天读一遍《转法轮》或看一遍师父讲法录像，间隙背法，有时读着读着，声音象是师父的声音，一句一句的教导我，那时我经常泪流满面。每天早晨五点风雨不误到炼功点炼功，再去上班。这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是很难做到的。有时冬天风雨交加有百八十人的炼功点只有几个人了，我仍然坚持着，在刺骨的寒风中反而有一种春天的感觉。

神圣的法理不断展现在我面前，人中的一切人或事在我眼前都那么渺小，在个人修炼期间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心性关，谁都对我笑，连曾经被我伤害过的人都对大法赞不绝口，说我炼法轮功

简直变了个人，这都是师父无私造就众生的伟大体现。

护法

“七二零”开始了，我眼都没眨一下。作为弟子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是必然的，是责任，是使命。但当时确实很混乱，在作出决定进京护法时，我突然浑身瘫软无力，感觉身体承受不住了。那时正是哺乳期，孩子很小，我要抱着孩子和丈夫一同进京。中共的残忍、六四的血腥在眼前，那时以为不能活着回来了。我们一家三口给师父敬了香后决定去北京，父亲来电话说：“孩子留下来吧！”

到机场后，看到很多同修都要去北京，我们互相鼓励。我这时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一种莫名的喜悦充满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快乐的跳舞，到北京去护法是最快乐的事，没有任何恐惧和不安。噢，现在想起，那是溶于法中、脱胎换骨的快乐。

可能是当时去北京的同修太多了，北京的飞机一直没来，反而来了一批批的警察，我们被非法抓捕。审讯的时候，我不断的向他们讲真相，思想清晰，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后来他们认为我是重点人物，有十几个警察同时对我发问，我就闭口不谈了。在它们攻击师父时，我不听它们的诽谤，跑到屋外，它们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想听你们造业，它们就停止了问话。

在看守所第二天，广播里放诽谤师父和大法的内容，强迫所有人听，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放声大哭，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个同修劝我说：“别动心，提高层次。”我说：“它们攻击师父我不能不动心，我就这层次。”结果第二天，它们就无条件把我放了，说：“回家炼吧！”

二零零零年过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小型法会。大家交流如何去北京证实法及北京的现状，深感自己差距很大，感到不去北京证实法就不配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要带着书去带着书回，我身上带着《转法轮》，背着《威德》、《了愿》、《助法》高兴的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对去北京的人查的很严，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查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发现到处都是特务和便衣盯着游人查看，我稳了稳心态，心中不停的背法，来到旗杆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大法在大法弟子心中的份量，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的。我和丈夫一字排开，炼起了第一套功法，在闭眼的一瞬间感到自己顶天独尊、巨大无边，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当我睁开眼的时候，周围全是警察。

在前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我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那种护师、护法的坚定信念至今令我感动，让我又一次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我真是带着大法书去又完整的带回来了，没有人搜我

制转化学员，包括新来的也不转化了，直接安排到队里干活，环境很宽松。那位局长果然再没迫害法轮功，换了别人。

我去那个把我丈夫送到教养院的国保大队。去的路上很压抑，脑袋里象堵了块石头，不能思考到那儿说什么话，一想就头痛，不管怎样我也得去。到那一看，原来市委书记在国保大队旁边一大公司门前露天庆祝开业讲话，周围布满了警察与便衣，足有好几层。那个场是非常邪恶的。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到了国保大队，他们一听是为法轮功来的，以队长为首一批警察把我围了起来，开始蛮不讲理的问话，我心想大法弟子是有威严的，谁也没有资格以这种口气对我说话。我说：“我不是罪犯，你们这是审问，我是被你们迫害的人的家属。如果你们不害我丈夫，我根本就不到你这来。不要跟我讲法律，因为你们根本就不讲法律。”

有一个人还在无礼的说，我立即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你代表谁？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吗？他立即低头不语，那个大队长悄悄溜走。我把我的话讲完，讲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迫害造成的后果。有的警察问我：真是这样吗？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会说假话。从我家就可以看到，你们所谓执行命令带来的悲剧是不可逆转的。”他们一边看着丈夫的照片，一边小声议论着说：“真没想到。”我知道他们的思想受到了震撼。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很热情的接待了我，那个无礼的警察更是对我满脸笑容。我走的时候他们送我出了门，我知道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思想变了，这正是我要的。

当然，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与同修的配合过程中发生了分歧。刚开始的时候同修是两种意见，一种支持，一种是反对与观望，因为当时有的同修就是因为这样做反而被抓，他们认为我是自投罗网，那些警察是不可救药的。当然，现在这些同修都转变了观念。后来我准备在网上大面积揭露邪恶时，遭到了一部份同修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我风险太大，必须全家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可以上网，否则就不给我上网。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同修们确实承受的压力很大。

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邪恶恐惧被曝光销毁，就利用了同修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来间隔大法弟子间的圆容与整体的法力。同修在我面前跺着脚说：“我们十几人商量的结果，还能错吗？”我能理解同修，可又不知怎样解开他们的心结，他们处于极限的承受状态，不听我解释。因为我上不了网，同修如果真不想上网，我也不勉强。当时我想：阻力这么大，难道是机缘不成熟

法弟子会告他们上法庭，使他们不会再轻易犯罪。而且我家的事典型具体，能引起人的震惊，我的心态、智慧、修炼、能力也成熟了，这件事也是正法进程的一部份。

这次我得从新写上访上诉的文章，每篇文章我都是以大法的美好与信仰无罪为开头，下面再写具体恶警恶人犯罪过程，结尾是必须法办恶人。写文章的过程中，旧势力利用亲人干扰使我分心，先是母亲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干扰，后是丈夫也出现了病业干扰，都是取命的状态，加上孩子没上学，把我忙的团团转。过度的疲劳使我一度想放弃，这时深厚的学法基础再一次起了作用。法的机制在加持我，使我觉的这件事必须做成，还得做好，那时我经常念的一句法就是“坦坦荡荡正大穹 巨难伴我天地行”（《洪吟二》〈一念中〉）。上诉信写好后，我亲自送到市检察院，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客气的接待了我，我将情况一一诉说，他看完信后将信留下，说得向领导请示，我走后，我觉的那封信就象是一把利剑插在旧势力身上。

因为检察院没有处理结果，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迈出了这一步，我就把这件事情做下去了。我把丈夫的情况拍成很多照片，那真是触目惊心，任何人看到都会感到震惊的，拿着给不同部门的上访信，到这些部门上访讲真相，这些部门包括司法局、公安局、市政府、人大、检察院、信访办、政法委等。这期间师父一直在帮我，点悟我，一次要出门的时候，心里非常压抑，觉的很苦，就不想去了，还给自己找借口：“状态好了再去吧”，就坐下来发正念，突然强烈的感到，师父就在门口等着我，伤心的看着我，师父要带着弟子去证实法，而他的弟子不去。我的眼泪“哗”的来说：“弟子发完正念就去。”

也就是这一次起，我再到这些政府部门讲真相不再有压抑畏难的情绪，有时领着孩子顶风冒雪的去也不觉的苦，心里很轻松。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这些不同部门不同的人也都表现出对我很客气、尊敬、同情，有的明确表示这场迫害是违法的。举两个例子，我到司法局上访，一个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他看过照片和上访信后说，你有证据吗？我说在场的大法弟子都可以作证。他说得有我们的人，我说那就是×局长，如果他不下令，谁也不敢打人。那个主任没话说了，说：“你回家等消息吧。”

当晚我做了个梦，梦见那个局长对我惭愧的说：“我再也不迫害法轮功，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过了半个月司法局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对我的事情进行了调查，不属实（他们在心虚的掩盖），就他本人来说对我非常同情，希望我能找律师打官司。后来一个从教养院回来的同修说，那一段时间教养院突然不再强

身，就连机场安检查出了我带的大法书（书是金泊纸包的皮），地方警察都说：“把书还给她。”在飞机上那名警察对丈夫说：“你身上有没有书，让你妻子带走。”我很奇怪，原来下飞机后，警察只把丈夫一人带走，而我由单位领导接回单位上班。

单位领导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父母也来到单位。我坚决不写，我想起北京一位同修说的话：“我不会在这张纸上划一横的。”那时不知发正念，但我心里一直想着师父，告诉师父我会做好。坚定的信念只能让领导让步，告诉我明天就上班。我以为这件事就完了，没想到回家以后，父亲在我面前暴跳如雷要打我，让我作出承诺不再上北京。我当时的思想很简单，觉的任何的承诺都是向邪恶妥协，都不配当大法弟子，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一定会做好，不做任何妥协。”最后父亲昏倒摔在地上。我心里很难过，但就是不妥协，父亲醒过来说：你回婆婆家吧。

回单位上班后，领导不停的找我谈话，讲中共的所谓政策。我一概不听，反过来我向他们讲真相。他们说：“你师父都跑美国去了，你还去北京干什么？”我说：“我师父是被请去的，而且师父去美国是对中国的慈悲。如果你们在迫害中对我师父如何，我们每一个弟子都不会答应，我们都会挡在师父前保护师父。你也看到了我们对师父坚定的心了。”他说：“有用吗？”我说：“我的心做到了。”从此没有人找我谈话了，我照常为单位看大法书，没有人在我面前攻击师父和大法。

后来因为丈夫一直被非法关押，孩子很小，我还得上班，学法炼功就疏忽了，同时还不守心性，把所有的心性关都当作是对法的迫害。终于在第三次去北京证实法打横幅后被非法劳教。回想起来真是痛心，都是放松了学法修心的原因。

丈夫被教养院迫害致残后，连我一同放了出来。回来后，因为照顾丈夫很辛苦，接连数月不能睡觉，那时最多能连续睡一小时，身体疲惫，意志消沉，经师父多方点化又从新精进起来。

第一次揭露邪恶

在从新精进之后，如何才能真正做好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丈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照顾年幼的孩子也很花费我的精力，这期间我也努力的学法、炼功、发正念，从不耽误。那时我家是邪恶紧盯的目标，我也和它们处于对立的状态，并没有把邪恶操纵的众生（警察、居委会）视为应该救度的众生。他们跟踪我时，我就恶语相加。

一次和同修交流后，同修问我想不想曝光邪恶，现在正法形势需要。我经过一番思考，决定曝光邪恶。那是二零零二年，邪

恶还是很猖獗，我和丈夫决定真名实姓曝光邪恶。当时压力很大，因为教养院威胁说我要说出去，就把我送回教养院。但为了曝光邪党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惨烈，同时又不给邪恶欺骗民众的机会，这么做是最有效的办法。文章写好后，怕心又出来了，不敢拿出来，怕邪恶报复。

后来，我得知和我交流的几名同修同时被绑架，而且被迫害的很厉害。我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找同修将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那时我在家照顾丈夫和孩子，思想压力很大，心想着文章什么时候会反馈回来？邪恶能是什么表现？因为压力太大还在家里哭了几场。心中实在没路的时候，我问自己：“你怕什么？你做错了吗？你做这件事情是为自己吗？正法现在需要什么？师父要我们弟子干什么来了？众生需要什么？邪害怕什么？”当然，答案是肯定的。让我感动的是，在得出正确答案的同时，怕心和压力瞬间消失，代替的是轻松与神圣。我知道师父就在看着我的一思一念，在我达到法的标准的时候，干扰我思想的邪恶因素师父给消了。

当然，这次反迫害确实惊动了邪恶，邪恶派特务冒充大法弟子到我家，给我所谓的“关怀”和钱，我当然知道他是特务，因为刚一开门，我身上突然法轮呼呼转，一阵恐惧扑面而来，思想不停的发正念。一个念头反映过来，他是特务，我没要他的钱也没让他进门，他不甘心的走了。第二次，他到我家我没给他开门，告诉他不要干扰我的生活。

这期间我几乎是时时发正念，同时正念很强。文章发表后，感到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同时对我家发正念，大法弟子整体能量巨大，也许是邪恶真要动手，我市天气出现了异象，白天黑的象夜晚，在冬季下了几十年罕见的冰雹。

记的当时我家上空雷炸的轰轰的响，楼都感到震动，每个雷过后象礼花一样的冰雹哗哗下，许多人家的窗玻璃都震碎了。第二天，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次天象，我知道，这是师父替我家清理了要迫害我们的邪恶。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特务与警察再也没来我家。这次揭露邪恶被印成传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外地同修都来我家看我们。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是对他们没有谁是特务的感觉，因为大法弟子的场是纯善的，而特务在这个场是呆不了的。

扎实学法背法充实自己

由于路走的不正，我被邪恶骗到派出所遭到打骂。虽然正念抵制出来了，我开始仔细思索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一位同修说：你不在法上，你背背法吧。我背过很多法，唯有《转法

轮》没有从头到尾背过。我决定背《转法轮》，一股强大的思想业力向我袭来，那就是不相信大法了。我知道它不是我，是我空间场里的毒瘤，我背法把它赶出来了。那时真是太苦了，浑身每个细胞，所有感官都泡在黄连里，走路脚象不着地，觉的元神随时都会离开身体，有一种承受不住的感觉，那个坏思想不停的让我放弃修炼，我每天都要在师父法像前发正念，不能闭眼，同时不停的背法。在我背第二遍《转法轮》快背完的时候，那些思想业力终于消失了。

这期间的苦不能一一说出。比如困：背法一困的时候，我就对着困发正念，直到它消失再接着背；乏力，有时一背法浑身象虚脱了一样，连拿书的力气都没有。我仍然不停的背法直到乏力消失；背法给我打下了深厚的修炼基础，使我意志更坚强，做事不再有畏难情绪。只要决定做的事情就会做到底，而且不担心走偏。现在《转法轮》我能从头背到尾，记不住已经背了多少遍了。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师父所有讲法（部份答疑）经文我全能从头到尾的背诵，每篇都背诵几遍以上，经常被师父洪大的慈悲感动的泪流满面。

在一次发正念中感到自己领着无数的众生从旧宇宙的大墙中脱胎出来。有时我想，如果每个同修都能把《转法轮》背下来，这场迫害早就结束了。背法过程中，一切都在归正，自身空间场的一切与对应的宇宙空间场的一切，周围的环境与自己有缘的世人都在归正，特别是对大法弟子整体的圆容与互补，加速正法进程是不可估量的。

我在修炼过程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后来的修炼路上走的更稳健了。我把和平时师父法像与法轮图从新请出来，每天敬香。居委会、派出所的警察到我家来，看到谁也不说什么，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真了不起，我们都很佩服你，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告诉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因为我对大法坚定的信念改变了他们，使他们的思想中也充满了对大法的正念，明白一切对大法的迫害是徒劳的。

全面细致的向当地揭露邪恶

师父“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评语发表后，本来我认为我已经揭露邪恶了，前面提到的上明慧网曝光与制成传单在当地发了也很多，但现在发现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而且当时的心态还没完全达到法的标准，这次我要亲自到公检法和一切有关部门上诉。这也是救度这部份众生的绝好机会，如果他们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或明白迫害的严酷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会使这场迫害进行不下去，至少也叫他们明白迫害大法弟子是犯罪，而且大